

龍山炮聲



龙 山 炮 声

武进县文化局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龙 山 炮 声

武进县文化局编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进县印刷厂印刷

1977年6月第1版

197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0·210 定价 0.27 元

目 录

龙山炮声·····	张焕良 (1)
沼气新花·····	钟斌成 (14)
8 号理发员·····	孙洪法 (26)
风雨保健站·····	陆涛声 (37)
运货途中·····	王挺德 (52)
炉火永红·····	陈 信 (64)
渠水长流·····	万叶树 (74)
跳上船的鲢鱼·····	燕 上 (91)
跃进序曲·····	顾国南 (101)
铁牛欢唱·····	奔 牛 (114)
小车飞奔·····	陈新华 陈国兴 (125)

龙 山 炮 声

张 焕 良

—

在龙山脚下，采石队的办公室里，一位中年工人正在焦急地踱着步子。他一会儿朝桌上的一叠纸条看看，一会儿猛吸几口烟，好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

这人叫胡建荣，现任长丰大队采石队队长。别看他生得壮壮实实。这会儿，却被桌上那些小纸条给难住了。

原来，大队主要劳力都上了水利工地，采石队里，只有青年姑娘和几个上了年纪的社员，更急人的是，因为爆破关没有完全攻破，石块供应跟不上水利工地的需要。今天，胡建荣又接二连三地接到大队水库、水闸、电站等几处工地催石的条子。你说，怎能叫他不急？！

偏偏这时，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。他拿起话筒一听，又是兄弟大队要求支援两百吨石块的事。他对着话筒大声说：“什么什么？两百吨，真是狮子大开口，我们半个月的产量还满足不了你们的要求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突然背后传来一个陌生的话音：“不用愁，就是五百吨也没啥了不起！”他一回头，身边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。这人自我介绍，家住邻近公社建

新大队，名叫刘坤，爆破是内行；听说采石队缺爆破手，自愿来当临时工，帮助采石，保证每月产量一千吨。胡建荣一听，好比久渴时拿到一杯凉开水，便饥不择食地说：“好，请你立即上马！”刘坤笑笑说：“不过，我喜欢有话说在前头，报酬问题……”胡建荣说：“你先提个数目吧。”“我以前在外地干活，每月总在一百元以上。这里嘛，我们是相邻大队，好说，好说。”刘坤随即狡黠地把大拇指和食指拉成了个“八”字。胡建荣想：只要保证月产一千吨石块，八十元就八十元。每吨石块增价一角，就有着数啦。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……想到这里，就干脆地答应说：“只要你干得好，这个数没问题。”

刘坤嘿嘿笑了几声，递给胡建荣一支“凤凰”香烟，正要点火，门外忽地闪进来一个姑娘。那姑娘走到胡建荣面前，喊了声“老胡”，便把手里一张条子递了过去。

这姑娘名叫郑芝敏，今年二十五岁。头戴柳藤安全帽，身穿帆布工作服，脚着采石队特有的山袜；汗涔涔的圆脸，一对黑宝石似的大眼闪忽着。她是长丰大队团支部书记、采石队铁姑娘运输组组长。

采石队的当务之急，郑芝敏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今天午后，她召集了铁姑娘们，又一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，着重讨论了采石队怎样大批修正主义，大批资本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，让龙山的石块为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贡献。最后，大家还写了一份请战书，要求组织“铁姑娘爆破队”。收工后，她们听说后山有个七十来岁的马大爷，有多年采石经验，就派小华等几个姑娘去请他来当“参谋”，她自己就拿着请战书来找胡建荣了。

胡建荣看看郑芝敏，再看看请战书，忽然哈哈大笑说：“铁姑娘是有股‘铁’劲，应该表扬；不过，你们担心的问题，已经

解决了。”接着，他把用刘坤当爆破手的事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

郑芝敏听了，黑宝石般的大眼盯着刘坤，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番，说：“老胡，私自招工雇员，提高工资报酬，这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，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办场路线呀！”

胡建荣听了，手朝窗外一指说：“小郑，你们不要十三位的算盘尽拨边上一两位。现在，到处都是大干快上的形势，眼前的生产任务又这样急，他是爆破老手，难锁还得高匠开。爆破这行当又不是小孩子骑竹马，没有两三年是难学到家的。等你们学会，远水难救近火。弄得不好，出了事故，还要绊住大干快上的脚步呐。”

郑芝敏依然不动声色。她说：“大干快上也不能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！在歪门邪道口，就应该打道拦路墙。”胡建荣眉头皱了个疙瘩：“你们不要把什么都上纲上线，还是谈点实际问题吧！单单打镢头这一关，就不是好闯的。”郑芝敏轻轻捋了捋衣袖说：“困难、危险是事实。但只要很好走群众路线，大家想方设法，就没有闯不过的难关。我们就是用拳头打，也要把炮眼打出来！”

胡建荣还想说啥，小华等几个姑娘拉着马大爷的手，涌进门来。她们问明情况，一致反对胡建荣的做法，认为不能让刘坤这样的人，到采石队干爆破工作。

刘坤看看这情景，有点尴尬，拉了拉胡建荣的衣角说：“胡队长，看来这事你一个人还作不了主。这样吧，报酬问题暂时不提。我先干干试试，等做出成绩再说。”

胡建荣想了想，把手一挥，说道：“从明天起，小郑、小华在山圪左边，刘师傅在山圪右边，各打各的镢，干几天试试瞧。”

“你这是调和折中！”郑芝敏一语道破胡建荣的用意。胡

建荣不耐烦地说：“好啦好啦，也让点路把别人走走。”

“半步也不能让！”小华大声说。胡建荣没再说话，眼睛朝小华一瞪，就招呼刘坤往外走。

刘坤回头瞥了郑芝敏一眼，脸上掠过一丝冷笑，心里拨开他的如意算盘：到时候在山圪里见高低，看你们嘴还硬不硬？！

郑芝敏望着胡建荣的背影，胸中翻腾起来：老胡啊老胡，你让刘坤留在采石队搞资本主义，我们非要用龙山的炮火，把你脑子里的“碉堡”轰掉！

二

山圪两边，锤声齐响，对阵摆开，各不相让。

这天，郑芝敏白天在山圪举锤打炮眼，晚上回到家里，在屋中央钉了几根木桩，用榔头练基本功。虽然她觉得自己两臂又酸又痛，但她想到明天第一只炮眼就要完工，准备装炸药爆破了。放响这一炮，是对胡建荣错误思想的一次轰击，也是对刘坤那资本主义思想一次猛攻。这一炮关系重大啊！正在这时，“轰隆”一声，山圪口传来一声炮响。她知道，这一炮是刘坤放的，是在向她们挑战。她胸中如有一股火焰在炽烈燃烧，不觉手中的锤练得更快了。

忽然，大门“呼”的被推开，小华她们一伙姑娘涌进屋来。

郑芝敏忙放下榔头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看你们，还不回去睡！”小华没等她说完，就拉着她的手臂，噙着嘴说：“我们在窗外都看到了，你的手臂……。”郑芝敏格格一阵笑，风趣地说：“有什么？我这手臂一伸，能把龙山推个底朝天呐！不信，我们较量较量。”说着就要跟姑娘们“拗手劲”。小华捋上郑芝敏的衣袖，见那手臂又红又肿，手心里鼓起了许多水泡。姑娘们

看着看着，眼睛都渐渐被泪花糊住了。小华猛然想起一事，从袋里掏出一瓶松节油，说：“这是在县党校学习时，支书带给我们的，你快擦一点吧！”

郑芝敏接过松节油，马上问：“支书带了口信没有？”小华说：“他要我们在炸石的炮声中能听到阶级斗争的炮声，迎着风雨上，挺起胸膛干！”郑芝敏听了，激动得忘了手臂的疼痛，又要抡起榔头来。姑娘们赶紧按住，给她擦着手臂。正在这时，胡建荣大步闯了进来。

胡建荣怎会在这时赶来呢？本来，他把刘坤当作万能钥匙，总觉得郑芝敏她们学爆破要碍他的手，绊他的脚，心里老是麻辣辣的，总想找个岔子，逼她们歇手，省得出了事故招来麻烦。而刘坤想在这里生根，也随时注意郑芝敏她们的动静。刚才他放完炮，经过郑芝敏的家，看到屋里的情景，马上赶到胡建荣那里添油加酱地说了一通。胡建荣怕出事故影响生产，就立即赶来了。此刻，他冷冷地对郑芝敏说：“算了吧，这辣椒滋味到底不是好尝的吧。我看还是回运输组，敲锣卖糖，各管各行。”

郑芝敏平静地理了理额前的头发，说：“‘辣’有啥了不起，就是流鲜血，只要是洒在社会主义大道上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胡建荣提高嗓音说：“你听见没有，人家已经把炮炸响啦。”郑芝敏依然平心静气地说：“你不要只听炮响，不辨方向。”胡建荣喉咙更粗了：“管它什么方向！我只要提高石块产量。”“你只听炸石的炮声，听不到阶级斗争的炮声，你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。”

胡建荣听了，气得手里一使劲，把一支没点着的香烟捻得粉碎，狠狠往地上一扔，说：“你们批吧，人家刘坤不讲报酬，已把炮放响了，一炮就是上百吨石头，这不是对国家作了大亏

献嘛？你们批来批去，石头还连在山壁上，这顶什么事？”

郑芝敏沉默了片刻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送到了胡建荣手里。胡建荣抽出信纸，是红卫公社采石场来的，上面写道：

“刘师傅：……急盼你来我场，工资问题，我们已经商量过，只要你技术上拿出本事来，每月一百二十元没二话。至于你盖房子要的块石，也是可以解决的……”

胡建荣看完信，掸掸信纸，冲着郑芝敏说：“你看，有技术的人，过了这铺有那店，这张底牌人家一直没有摊。多出几元工资那是小事儿！你们就别再钉住不放了！”郑芝敏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再把信细看看，这底牌到底包着什么馅？”胡建荣又看了看，眼一瞪，说：“你还能挑出什么刺？”郑芝敏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是他刘坤自己写的。”胡建荣微微一震，不信，问：“有什么根据？”

郑芝敏素来是线不弹准不下锯。这几天，她对刘坤的一举一动都注意着。这封信，是今天早上她在工地办公室门口捡到的。当时，她发现信上字迹竟和刘坤领工具写的领条上的差不多。她又从信纸细细看到信封，信封上发信地址也是“红卫公社采石场”，可是，邮票上的邮戳，却是本公社邮电所盖的。她又带着一串疑问，访问了好几个群众。有人说，刘坤早上到镇上去了一趟。她一核对，正好刘坤上街的日子跟邮戳上的一样。

听郑芝敏一分析，胡建荣愣了老半天。忽一转念，觉得用不着大惊小怪。就缓了缓口气，说：“不过，他刘坤就是想拿点工资，私心重一点嘛。再说，没有三分三，难上花果山。拿点钱，还是要攒出真本事来的呀。”郑芝敏沉重地说：“他把劳力、技术当商品出卖，偏遇到你这个收货的撩起衣兜就收下。今天，刘坤乘我们急需要石块，就提出要八十元工资。他要是在

这里立下脚，再遇机会，就会把价抬到一百二，一百四，更严重的是，你把龙山的爆破权交给了一个走资本主义歪门邪道的人，发展下去，会把我们采石场引到暗弄堂里去！”“怕没你说的那样严重吧？”“据马大爷了解，他家并不要盖房子。这信上说要石头，不是先伸出来的后脚？”郑芝敏说话声音不高，却句句顶得着实，“咸菜缸里泛泡泡，天就要下雨嘛。”

胡建荣舌头打结了。他呆呆地站了一忽儿，把信往台上一丢：“好吧，你们能拿出石块，我依你们的办。不过，要是闹得打了锅子砸破碗，我可要向你们算帐的。”郑芝敏依然冷静地说：“敢挑担子上龙山，不怕绊脚磨破肩——你得马上把刘坤打发走！”胡建荣不等她说完，就插嘴说：“不见橘子，我是不会甩杨梅的。”说罢，头一别，走出门去。

小华冲着胡建荣嚷道：“你就是顽固，你……”郑芝敏拉过她，耐心地说：“看来我们光跟他打舌头‘官司’还不够，还要跟建新大队的贫下中农联系，摸清刘坤的底细，把刘坤的资本主义思想全抖落出来，还要举起榔头来练，扎扎实实对老胡的错误思想轰一炮。”她回过头问大家：“你们说呢？”姑娘们望着她镇静坚定的脸，一齐大声回答：“对！”

三

千年滴水能穿石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郑芝敏她们边学边干，初试的炮眼终于打成了。

“轰隆”一声闷雷似的爆破声，山圪里顿时浓烟滚滚，石块崩飞……姑娘们挥着柳条安全帽，嘴里呼喊着的，向山圪里冲去。

马大爷也赶来了。他拉着小华的手，走到郑芝敏面前，翘

起大拇指说：“你们干得好，这一炮，超过了刘坤放的一炮。”郑芝敏微微一笑，双眼凝视远方，好象又在思索着什么。

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刘坤也赶了过来。

几天来，刘坤干技术性的活，总是避着她们，深怕她们学去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郑芝敏她们的第一炮会炸得这样出色！他只好装出一副笑脸，对姑娘们奉承一番。

这一炮，也轰动了胡建荣。他抓着五六张介绍信来到郑芝敏面前，笑着说：“到底结出果子来了，真没想到！”

郑芝敏没接他话头，反来了个单刀直入：“你这回该打发刘坤走啦。”胡建荣眉头微微一皱，说“不行！你看看这个。”他把那叠介绍信递到郑芝敏面前，说：“这么多单位来联系石块，压力越来越大，我巴望你们两边炮都响呢。”郑芝敏说：“我们不能跟资产阶级思想搞‘和平共处’，不能和刘坤这样的人搞‘和平竞赛’，发展生产，要靠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。”胡建荣惊异地问：“你们一铁钎能掘得了两口井？”

郑芝敏整了整头上的安全帽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心中有个大目标，担子再重也能挑。我们跟马大爷商量的，准备在右边山圪的高墩下，放个千吨大炮。”

“千吨炮？”胡建荣惊呆了，目光凝留在郑芝敏的脸上。愣了一会，说：“你们还刚学会爆破，就想扛张梯子上天？”刘坤听到郑芝敏要放千吨炮，先是一惊，而后，又灵机一动，对胡建荣说：“放这千吨炮，没有七八年工龄的人，鼻子底下挂花——休想（嗅香）。不要说别的，单是扩炮眼这一关，就不是好通过的。以前我放这种炮，扩炮眼也出过乱子。就是现在，还要根根汗毛出力气呐！”

胡建荣想了想，对刘坤说：“既然你能放这种炮，那就和小郑她们合着干吧。”

刘坤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的笑意：“胡队长，我可不能光喝西北风过日子，工资不说定，干活没得劲！”胡建荣知道，眼下的情况，只好来个不高不低，既迁就了刘坤，又不得罪姑娘们，于是说道：“刘师傅的工资暂定六十元，还是两边各让半步，同心协力搞好生产吧！”

郑芝敏严肃地说：“对把技术当作商品，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，就要一批到底，既不能同心，更不会协力！”

刘坤的脸唰地红到脖子根。他苦笑着说：“既然我出了好心没好报，那……我就走。”他朝胡建荣望了一眼，装着转身要走的样子。胡建荣焦急地望了望郑芝敏手里那叠介绍信，连忙拉住刘坤说：“你别走，坐在这里也会有饭给你吃，你先到我办公室去等着。”刘坤就故意嘟嘟囔囔着。不情愿地向办公室走去。胡建荣回过头，火崩崩地冲着郑芝敏说：“使用刘坤的事，我已经跟公社打过招呼，副业办公室已点头同意，你有什么权力来拆台？”郑芝敏冷冷地说：“不管哪个点了头，资本主义的台，就是要拆！”胡建荣脸变得铁青：“你不要眼睛朝着天，不看眼下的实际问题。”郑芝敏说：“这些问题，只要靠群众，就能解决。”她说着，掏出了一本工作手册，递给了胡建荣。

胡建荣翻开本本一看，上面记着千吨炮炮眼的方位和深度；记着一系列细小的技术措施；还记着就近几个大队水利工程的进展情况。……他看罢，冷笑一声说：“你们能挑这副担子最好，不过，话说在前头，到时候交不了差，找你们算帐！”说罢转身就走。

郑芝敏没再说啥。她望着胡建荣的背影，微微笑了笑，仿佛说：等着吧……

胡建荣一走，小华忙拉住郑芝敏的手臂说：“我们开始干吧，再狠狠轰他一炮。”郑芝敏想了想说：“对胡建荣的错误思

想，我们得打他个进攻战。”小华问：“怎么打法？”“贴大字报，发动群众，大批猛顶！”

四

三天过去了，千吨炮炮眼打成了。这天，忽然下起了暴风雨。把龙山淹在一片雨雾之中，一股股山水从山坡上奔泻下来，冲得小石头“哗啦啦”直往下滚。但姑娘们仍冒着风雨扩炮眼。此刻，胡建荣在工地办公室里闷坐着，心里乱糟糟的。昨天，郑芝敏她们在工地办公室旁边贴了大字报，批了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，虽然没点他胡建荣的名，可是记记棒锤都敲在他身上……

正当胡建荣闷坐的时候，山圪口传来一个消息：千吨炮炮眼扩塌了，他心头象被锥子钻了一下，连忙冒着雨赶往山圪。一见郑芝敏，满肚子火气、怨气一齐喷了出来：“你一开口就是路线，炮炸不响，明天人家船来了，拿什么给人家？”

郑芝敏掠了掠被雨水粘在额前的头发，冷静地说：“马大爷正在和我们研究修理炮眼的方案。你等着吧，千吨炮一定会响的。”这话刚说完，突然有个采石队员跑来找胡建荣。说是刚才接到水库工地的电话，要求装运一千吨石块。胡建荣听了，急得手心里直冒汗。因为现在山圪里的石块，总共不满五十吨。刘坤没放炮，郑芝敏的炮又放不出，这不是骆驼躺在桥背上——两头不着实！他拳头一挥，朝郑芝敏吼道：“你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！”说完身子晃了晃，急火火地赶去找刘坤了。

显然，胡建荣是要把刘坤硬抬出来了。这个突然的决定，姑娘们都惊愕了。几十双焦灼的眼光一齐落在郑芝敏身上。一

时，整个山圪里，除了淅沥淅沥的雨声，就是一片沉寂。

郑芝敏呢？脸上神色依旧很平静。她知道千吨炮没打响，阶级斗争的炮要打响了！就对姑娘们说：“我们能让位给刘坤吗？”“不能！”大家齐刷刷地一声喊，郑芝敏就带头向山圪走去。

过了一顿饭工夫，胡建荣带着刘坤来了，在山圪口遇上了郑芝敏。郑芝敏正背着火药箱往炮眼那里走去。胡建荣忙上前拦住她，一把夺过火药箱说：“不要再打肿面孔充胖子啦，领导的话要不要听？”说着，叫刘坤进山圪去修炮眼。

这暴雨天要放千吨炮，又要先修炮眼，刘坤也感到没把握，有点胆寒。但他牛皮已经吹在前，退堂鼓又打不得，于是，小算盘一拨，乘机在“天平秤”上加两个码。他说：“胡队长，干这种活，脑袋要提在手里，没一百二十元的工资，我是不干的。另外，我盖房子要用点石块，也要行个方便。”

胡建荣听了，不禁心有点发凉：果然他会见风涨价……他一时好比饿汉抱了个胖刺猬，想吃又怕戳嘴，丢掉又舍不得。眼下要解燃眉之急，只好咬口生姜喝点醋，硬着头皮说：“你去吧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”

刘坤迟疑起来，心里实在有点怕。

郑芝敏轻蔑地扫了刘坤一眼，说：“走吧。”这下，把胡建荣和刘坤都弄懵了。他俩只好跟着她走进山圪。

这时，千吨炮炮眼边上已围着十多个人。郑芝敏一到，便喊道：“建新大队来的同志，请你把情况介绍介绍。”顿时，人群里走出来一个小伙子。这小伙子是刘坤所在大队的民兵营长。他怎么会来的呢？

原来，前几天，郑芝敏为了弄清刘坤的底细，给建新大队写了一封信。建新大队党支部也发现了刘坤在外走歪门邪道，

通过郑芝敏她们提供的情况，立即进行了调查。结果发现刘坤凭着一手技术，东骗西拐，不仅拿两个单位的工资，还暗里贩卖石块和火药。最近，他又以代买石块为名，诈骗了人家的一笔钱……

那小伙子把刘坤的情况一摊，而后对胡建荣说：“他骗人家的钱，还是扛出你的牌子，说是你答应他二百吨石块的哩。”胡建荣听罢，头脑里一阵轰鸣，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满以为刘坤是为他解结的万能钥匙，没想到，反是贴到他身上来的一张烂膏药！他正在尴尬的时候，小华喊了起来：“放炮啦，快退出禁界线！”咳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当胡建荣下山喊刘坤的时候，郑芝敏这些铁姑娘在马大爷的帮助下，把炮眼抢修好了。

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子声，大家都退出了禁界线。只有郑芝敏一个人还在那里作放炮准备。

暴雨哗哗下着，山水直往下奔。放过炮的山壁上，还没有掉下来的石块，山水一冲，就会满坡乱滚。郑芝敏却是临阵不惧，异常镇静地检查着放炮前的一切准备工作。此时此刻，她所想到的是：一定要放响千吨炮！

这时刻，禁界线外几十双眼睛一齐盯着山圪。忽然，雨帘密罩的山圪里闪过一点光亮。大家知道，郑芝敏已把导火线点着了！人们心里在默念着：暴雨呀，你等一等下吧；山水呀，你慢一点流吧；山壁上的险石呀，你千万别挡住小郑的路，让她快快撤离险区！

三分钟过去了，山圪里渐渐传出乱石滚动的响声。可是，还不见郑芝敏出来。大家的心一下子都提到了喉咙口。

“轰隆隆！”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整个龙山都被震得直抖。翻卷的硝烟，把一只柳藤帽冲到半空中。那分明是郑芝敏的安全帽呀！大家的心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捏紧了！姑娘们眼

噙着泪水，喊着郑芝敏的名字，不顾一切向山圪冲去。惊得象只呆头鹅的胡建荣，这时也不由自主地随着人群冲进了山圪。

突然，郑芝敏从一块倒栽在山圪壁下的岩石后面走了出来。她肩上，一片鲜红的血迹渗过衣服，但脸上仍流露着愉快的神采。人们见了，喜出望外，一下子把她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姑娘们拉过她的手，跳着，笑着，胜利的欢呼声响彻在龙山上空。

大家都在为郑芝敏的脱险而高兴，并被她的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所感动。在点炮后，为了防止暴雨淋灭火种，郑芝敏用自己的安全帽遮在导火线上点火。火刚点着，左边山壁上一块“送信石”滚了下来。她知道，马上就会有大批险石往下滚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她一个箭步掩蔽到那倒栽的岩石下。炮响时，一块小石子飞来，打伤了她的肩头。这一炮炸下的石块，足有千吨开外。

小华望着郑芝敏肩上的伤口，含着热泪掏出毛巾，轻轻地替她揩着血迹。

胡建荣望望满山圪的石块，呆呆地想了好一会。突然，他大步上前，对郑芝敏说：“我压制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。我这个脑袋，是该让你们狠狠地轰一轰！”

郑芝敏习惯地理了理额角上的头发，深沉地对老胡，同时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，有些人总是不甘心的。他们会用黑纱蒙我们的眼睛，偷偷地把毒芽儿栽进我们社会主义阵地。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，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，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，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！”

“哗……”一阵热烈的掌声骤起，如重炮轰鸣，压倒了阵阵风声、雨声……